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里乘 卷八

小衛玠 山右衛生，世家子也。兒時穎悟過人，溫其如玉。十三歲應童子試，學使者命題面試，賞其文，以為神童，拔冠一軍。且謂其學校官曰：「此小衛玠也，異日當清貴，可善視之。」由是小衛玠之名，噪於一簣。遐邇皆傾慕之，願妻以女。生益自負，擇配殊不肯草草。顧幼失恃怙，而家甚寒，年將弱冠，迹好尚虛。生攻苦彌篤，自以為青紫唾手可得，但有千鍾粟，何患無顏如玉也。邑鄺翁者，家稱素封。有女珊柯，年及笄，美而慧，女紅之餘，酷嗜翰墨，翁與人酬應書札，類皆倩女代筆。翁益愛憐之，嘗誇謂戚黨曰：「我家有婦眉才子，若開閨閣科，何患不狀元及第耶？」坐是，遴選東床，頗難如願。一日，珊柯與嫂五台禮佛歸，途中適與生遇。珊柯秋波頻睨，情殊惓惓。嫂窺其意，悄謂之曰：「小姑知此人乎？此即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。渠與家兄為社友，過從甚密，故識之。小姑如有意，當使兄為執柯。」珊柯紅暈於頰，笑而不答。既歸，思戀綦切，飲食俱廢。嫂固與珊柯善，不時省問，珊柯喟然低調嫂曰：「我亦不解何故。他日歸後，魂魄若失，似此懨懨，恐非佳兆也。」嫂戲慰之曰：「小姑得毋為小衛玠乎？果爾，得諧伉儷，的是嘉耦。當即風示渠，央吾兄來，請命於翁，無不諧也。但其人才豐境裔，家徒壁立，與相如等，未審小姑患貧不？」珊柯歎曰：「實告嫂氏，妹籌之已熟，命好，貧亦可富；不則富亦可貧。富貴在天，有命存焉，何患貧之與有。惟嫂氏圖之。」嫂笑曰：「如此，易矣。小姑請自保重，不三日，必有以報命。」珊柯大喜，厥疾頓瘳。里有某公子者，父官粵東太守，卒於任，宦囊充仞，公子扶櫬歸，服闋。年甫十八，適聘妻某氏病卒，耳珊柯名，倩媒求婚於翁。翁慕公子門第多財，遽喜諾之。嫂聞之，知難挽回，乃備告珊柯，且婉勸之曰：「非嫂方命，奈翁已許公子，雖智如良平，亦難為計。聞公子少年才貌，亦不減小衛玠，況門第家道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可見婚姻大事，自有天定，人力斷不能與造化角勝。似此天作之合，未嘗非福，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，沾沾然成心不化哉！」珊柯聞之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惟父命是聽。亡何，吉期已屆，公子親迎，演劇宴賓，備極華侈。夜分客散，入房更衣，復出自私，突有人掩出其後，以刀洞其胸而殪之。其人疾入房，吹滅燈燭，知珊柯坐床上，入幃遽抱求歡。珊柯以為公子，駭問：「君何為者，如此鹵莽？」其人低答曰「我、我非公子也，乃小、小衛玠也。感、感汝意，特、特來謝。」珊柯驚曰：「公子行且至矣！宜速去，毋使兩有不便。」其人曰：「公、公子我、我已刃之矣，可請放心。」珊柯駭曰：「汝言真耶？」曰：「那、那敢相誑。」珊柯頓足失聲大哭曰：「汝累我矣！奈何！」其人知不可犯，又恐人至，急摸取珊柯髻上簪，出房拔開竄去。比婢媼等聞珊柯哭聲，各秉燭來問訊，見珊柯披髮汗喘，慘無人色，爭前問故。珊柯具告所以，眾大驚，急出覓公子，果見洞胸，僵仆地下，血流遍地。須臾，宅男婦畢集，公子兩弟未及成童，撫屍大哭。平明，具狀訴於邑宰。詞內並牽連珊柯，保無知情。邑宰即率伍伯來驗，時當暮春，見公子身著短袷，俯仆地上，果係出其不意，被刺身死。乃拘生與珊柯，分別研訊。珊柯哭稱素與生漫不相識，實不知情。及至訊生，生素未登公堂，驟見有司厲聲叱詰，倉猝莫知所對，情殊惶恐。邑宰信以為真，遽請褫革巾衿，備加榜虐。生不堪酷刑，遂致承服。爰書既訂，直延頸以待秋決。珊柯雖不知情，以事出有因，亦不能遽釋出獄。會按察某公，由牧令起家，陳臬晉省。慮囚及生，頗疑其冤，思為平反，而苦不得法。夜夢一人，持銅鏡一枚擲地，碎其半而存其半，歌曰：「銅鏡如月，半明即滅。先缺後圓，先圓不缺。」寤後，尋繹夢兆，味後二語，忽有所觸。乃授計獄吏，淨除一室，備設床幃衾枕，縱生與珊柯聚處其中，以察其情形以告。獄吏如命，並具肴酒，延二人至而告之曰：「公子一案，業已定讞。憐汝二人實一雙嘉耦，生離死別，近在指日，特具不腆，聊與綈敘決絕，勿卻為幸。」二人俱再三固辭，獄吏笑曰：「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，並無他意，請勿疑慮，決不使長官知之。」言訖，鑰扉徑去。初，五台途中之遇，珊柯因嫂知生，而生固不曾留意於珊柯也。自公子獄起，生以為珊柯素無仇隙，意外橫遭誣陷，殊深抱恨；至珊柯雖有意於生，自遭公子之變，頗恨生兇暴，前念頓灰。茲被鑰於一室，彼此相視，未免心動。珊柯見生溫文爾雅，似非殺人之入；即或如此，亦因愛我起見，我倖免禍，而彼指日即正典刑，究竟與我毫無所染，徒喪厥生，情殊可憫，一種憐生之心，不覺時形於色。生雖嘗耳珊柯豔聲，未曾見面，即獄起，偶與對質，更不敢公然平視，今近在咫尺，細意領略，果信名不虛傳。因憶獄吏之言，死期伊邇，與其徒坐虛名，不如暫圖實樂，縱正典刑，死亦無憾。乃強顏向前，揖珊柯而歎曰：「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，一旦橫遭誣陷，果何故耶？」珊柯面腆久之，歎曰：「君所作事，君自知之。妾縱不無憐君之心，然殺人者抵，有國法在，於妾何尤也！」生歎曰：「卿今日尚以為殺人者真小生耶？以卿視小生，力乏縛雞，豈能殺人者耶？卿既苦口相坐，百喙難解。但枉被虛名，心實不甘！卿如慈悲，俾得一親肌膚，死亦瞑目矣！」言訖，便拉珊柯求歡。珊柯聞生所言，心甚淒然，雅不欲拒，解衣並寢，曲盡綢繆。事已，珊柯問曰：「始君口吃，而狐臭之氣刺鼻，今何不爾也？」生笑曰：「小生向無此疾。卿何所見而云然也？」珊柯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後，其人滅燭入幃，所聞實係如此。「然則果非君耶？」生歎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想是夙冤。今蒙卿見憐，復何尤怨！」珊柯又將五台歸後，如何抱恙，如何與嫂同謀，歷歷為生具述一過。生不勝感激，歎曰：「小生繆承錯愛，若非娘子述及，至死不知。然此中消息，得毋漏泄，俾奸人乘機假冒，致嫁禍於小生乎？」珊柯歎曰：「閨房秘語，人何由知？信如君言，果係含冤。然爰書既訂，料難平反。君如屈死，妾誓相從九原，必不獨生也！」二人喁喁絮語，獄吏潛聽甚晰，一一轉達於公。公笑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亟密召鄺翁至，問曰：「汝家每爾來往人等，有口吃而狐臭者乎？」翁沉思久之，對曰：「平日來往人等，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。」公曰：「是矣。」亟飛簽拘金至。公見其氣象猛鷲，料非良善，據案叱曰：「汝殺某公子，嫁名衛生，何也？」金固口吃，聞公言，頓驚失色，口中喃喃，猶欲強辯。公叱左右搜其身，果得質券一紙，贖取驗之，即珊柯當日髻上簪也。公笑拈以示金曰：「賊物已得，汝猶欲辯耶？」叱令痛笞之，果吐其實。先是，金幼從師學為衣工，在翁家制衣。比長，所業甚精，翁家男婦衣，大半皆金手制。及珊柯長成，所需衣裙，非金製不著。金嘗聞珊柯美，恨未一見。珊柯偶往省妣氏，金竊窺之，不禁狂喜。以珊柯衣非己制不著，謬幸於己有緣，時萌妄想。有某媼者，向在翁家服役，固與金有私。前珊柯與嫂所謀衛生一事，不料媼屬垣有耳，聞之，戲述於金。金久欲圖珊柯，正苦無當，聞媼言，陡生惡計：乘公子親迎，潛入其宅，拚為孤注一擲，計殺公子，假冒生名，當可遂願；即不然，嫁禍於生，己亦可脫然無累。至是，盡吐其實。以金坐抵，而生冤以白。公念生無罪，幾陷大辟，訶責邑宰及承訊各官，使為媒，以珊柯妻生；並罰醮資助奩，資生膏火，以贖其愆。聞者無不嘖嘖稱頌。公始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，僅存二金字也；歌詞「銅鏡如月，半明即滅」者，月合半明，為朋字，統合之，金二朋即滅也；後二語，謂生與珊柯當為夫妻，先有缺陷，而後團圓；然必先暫使團圓，而後乃無缺陷，故曰「先缺後圓，先圓不缺」也。公初授計獄吏，固是揣度結句而有所觸，不謂果以此而獲真犯也。生出獄後，喜妻珊柯，又得助醮貲，益發奮下帷，尋聯捷。入詞館，秩躋清要。士林傳為美談，足徵學使品藻不謬。

里乘子曰：聽訟折獄，談何容易！聖門七十子之賢，獨許仲氏，其難可知也。小衛玠之獄，邑宰顛頂鍛鍊，遽訂爰書，使非按察某公設法平反，幾何不沉冤莫白。可見天下斷無難折之獄。如事關人命，尤不可草草聽斷；至萬分疑難，亦心審慎遲回，澄思渺慮，務求水落石出，不使稍留餘憾。否則，生殺自由，視人命如草菅，漫不加意，彼蒼昭昭，難保不無冥報也。某公精誠所格，見於寤寐，授計獄吏，神妙莫測，可以為法。所謂「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」。觀此，足證古人「田中走，東門草」之說不虛也。

婉姑

前明世廟時，浙江紹興某甲，少游京師，學為銀工。心性慧黠，所制務出新式，極臻奇巧，一時長安良匠，僉遜謝不逮。以故都中戚畹勳貴及一切仕族，凡閨閣鉅飾，非出某手不貴。緣此出入顯貴之門，累資數萬。甲有妹名婉姑，素所鍾愛，年已及笄，姿首妍麗。幼字同里某乙，以貧故，不能至京親迎；甲又以事繁不得送歸，時以為慮。曾有中表弟某孝廉，公車北上，依甲為居停。試畢下第，將歸，甲置酒祖餞。數巡後，甲以朱梓盛朱提一函列幾上，前再拜致詞曰：「僕有心事，思之數年，未得其人，今幸得吾弟，此願可了。吾弟少年豪俊，且係至誠君子，倘荷允諾，乃敢畢其詞。」孝廉見甲情詞懇切，答曰：「我爾胥戚，如力所能

任，自當如命，義何敢辭。」甲遂以婉姑相托，謂己不能躬送，「今吾弟南旋，敢請挈帶歸里，就便為之完姻，曷勝幸！謹具羹羹，聊助資斧，輒勿以不腆見卻。」孝廉感其情親誼厚，遂毅然允諾。既抵浙，孝廉即留婉姑在家小住數日，涓吉送其於歸。某乙惟有老母，婉姑既嫁至乙家，翌日晨興，見乙與其母皆為人所殺，駢死廚下。大駭喊呼，鄰舍畢至，覘驗猜疑，互相驚詫，因共鳴官訊究。明府某公，少年科甲，素以精刻自負。勘驗畢，先後拘婉姑並孝廉至，廉得同路回籍情事，乃拍案作色厲聲曰：「此案不待問，固已瞭如指掌矣！以怨女曠夫，同行數千里，且皆少年美好，旁無一人，調一路彼此防閒，歷數月之久，能始終作魯男子，吾不信也！」命虔婆驗婉姑，果非處女。某公更以自神，益得意曰：「何如？吾言固不謬也。」遽命以嚴刑相加，慘掠倍至。二人不任箠楚，只得誣服。獄具，論以大辟。時人亦同聲稱明府之神，且姍罵婉姑同孝廉人面獸心，有負某甲之托，死不為枉。某甲在京聞之，駭異懷恨，亦以二人之非人類，罪有應得。既又念婉姑自幼相依十餘年，向以禮自守，言笑跬步，不稍苟且；即孝廉為人，亦少年純謹，邊幅甚修，何遽作此蔑禮犯法之事？以此沉吟，疑信不能自決。緣離鄉多年，暫將店務倩人督理，自旋展墓，藉偵訪此事跡耗。甲故京師名匠，北道大店商賈多與往來。日者至一典店中，正與主人談次，忽見店伙持金釧一股來，請於主人曰：「此釧制法精巧，因質價太昂，不敢自主，特請命以定去留。」某甲從旁見釧，大驚，泣謂主人曰：「此乃小人女弟於歸時贈嫁之物，今幸無意見之，則死者之冤可白矣！」乃具為主人道其原委，請將質釧之人用計留禁。自詣轄邑，鳴鼓上狀，飭役拘質釧者至，一訊而服。先是，某甲以某乙家寒，恐妹嫁去難以治生，遂廣制金釧數事，約計千金，以作妝奩之資。質釧人本京師劇賊，探知此事，沿途尾婉姑、孝廉之後，直至浙江。於歸日，乙家以貧故，合盞成禮後，諸親便各自辭歸。賊乘人眾時，預伏廚下，乙母至廚料檢什物，賊暗中突出，以刃揮而殪之；乙聞撲擊聲，自往燭之，賊又突出刃之，遂將乙衣履更換，秉燭進房。婉姑新至，不辨真偽。就寢後，賊以言■婉姑云：「聞汝兄贈嫁有金釧數事，制法精巧，何不出以相示？」婉姑以為己夫也者，乃盡將所有出而獻之。賊大喜，佯為稱贊不已，又與同寢。天明，睜婉姑睡熟，盡攜所有而遁。賊之所供如此。邑令以狀上大府，移知浙省，並以入告。世廟震怒，除賊寸磔外，命將該邑令——即素以精刻自負之某明府，處決論抵。承訊在事各官，自督撫以次，均嚴加議罰。又特旨婉姑給予旌表建坊；孝廉子給蔭入監讀書。恩法兼施，存歿均感。然則折獄者慎勿以精刻自負矣！

里乘子曰：予嘗謂折獄有三不可：一不可忽，二不可動氣，三不可執己見。忽，則曲直是非未盡分明，便已潦草結案，倘有不實不盡，不惟有害於人，兼亦不利於己。動氣，則一坐公堂，如歸仇寇，不問情由，橫加鞭撻，如係罪有應得，固不為過；假使波及無辜，問心亦復何忍？在鄉曲良民，平日無事，見官已多恐懼駭汗，況有事拘質公堂，一見官長怒威相加，縱有十分冤情，亦顛轂不敢上達。有司更復執以己見，則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？雖逞一時之威福，差自快意，而魚肉蒼生，鑿傷元氣，恐一旦權移勢奪，興盡悲來，作業既多，報施亦復不少。某明府少年科甲，素以精刻自負，遇此大獄，遽命以嚴刑慘掠，誣服具獄，所謂三不可者，某明府兼而有之。厥後，世廟震怒，罰令論抵，此真罪有應得，夫復何怨？吾願世之為民父母者，倘遇大獄，皆當以此為鑒。

某氏子

某氏子，頻年出外貿易。家惟一母一妻，母老而且盲，賴婦賢孝，藉針黹以供甘旨，晨昏定省，不敢或虧。姑婦二人，相依為命。他日，某氏子歸，母喜，命婦烹雞食之。中夜，某氏子暴亡。鄰里以為異，鳴之官。驗之，果是中毒。邑令疑婦有私，倍加榜掠，婦不勝其苦，遂誣服。問：「姦夫為誰？」婦本無事，況所識素無多人，倉卒間遽以十郎對，十郎者，某氏子在服之弟也。初，某氏子出門時，囑十郎時為省母，藉代支理家政。十郎年少誠謹，以受某氏子之托，時至其家，經理甚周，母與婦甚德之。今婦迫於嚴刑，不得已以十郎塞責，令簽拘十郎至。十郎見婦，泣曰：「嫂氏云何？」婦亦泣曰：「叔叔，奴……」語未畢，已哽咽不能成聲。令見其情狀，拍案叱之曰：「姦夫淫婦，在公堂之上，猶不知恥，而覷然人面，相對嚶嚶，作兒女醜態耶！」乃不容十郎置辯，橫加鞭撻，死而復甦者數次。十郎無奈，亦遂誣服。獄具，論辟，行刑有日矣。巡撫某公者，公明仁恕之大君子人也。慮囚至此，心甚疑之，以問幕賓。會幕賓方與其徒圍棋，正專心致志，不遑旁驚，乃漫應曰：「此獄已具，屬吏不知費幾許推敲，料亦無所冤曲。公又何必故意駁詰，致滋多事耶？」某公乃不復平反。婦與十郎遂均坐大辟矣。是夜，漏三下，幕賓將就寢，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，審是婦女聲音，怪暮夜何得有婦女來此，叱令速去。聞門外厲聲答曰：「而不開門，我豈不能入耶？」欸見一女從門罅入，披髮喋血，怒視幕賓，戟手指而詈之曰：「而以布衣為軍門上賓，不過粗識得幾個之無，便謂精熟申韓，誑騙居停，坐享厚俸，以人命為草菅，毫不詳慎。昨妾此案，中丞方欲平反，不恥虛懷下問，尚能迎機襄贊，或得一線生機；而但以圍棋故，支吾漫應，以致妾等冤情不能昭雪。妾死固不足惜，惟弑夫惡名，心實不甘。妾已請於帝，許向而索命矣！」言訖，便欲向前撲攫。幕賓駭汗如雨，急長跪請於婦曰：「某罪誠應死，但離家年久，尚有八旬老母，能容回家一訣別不？」婦應曰：「念而孝心，姑寬貸一月。而宜速歸，遲則無及矣！」言訖，恨恨而去。某見婦去，毛髮豎立。詰旦，謁居停，具以實告，治任馳歸，匝月果卒。中丞某公，聞而駭異，乃改裝易服，詣某氏子家，見嫗備嘗崖末。聞嫗泣且詈曰：「客爾何知，吾兒之慘死，不知其由；惜有司昏憤，不加詳察，誣我賢婦，坐以大辟，傷哉冤也！」公佯問：「何謂也？」嫗曰：「客固不知，老婦與彼，名雖姑婦，恩逾母女。終朝廝守，坐臥不離，何由有私？乃有司刑逼誣服。聞巡撫某公，公明仁恕，獄上，萬一希冀或得平反。不謂亦一體叢糶，誣正典刑，沉冤莫白。惜老婦殘年向盡，又以目廢，不能上叩九閭，一為申雪耳！」公又問：「十郎為誰？」嫗曰：「彼乃老婦之猶子。吾兒出門時，以老婦及家政相托，少年誠謹，德反成仇。想業由前世，夫復何說！」公不勝歎息。既詰得食雞一事，便托腹肌，出錢命代市一雞，倩人烹好，即置於向日子所具食之處，乃一葡萄架下。公留心點察，見熱氣上薰，少選，架上一絲下縋，直入碗中，非竭力不見。公知有異，取一饕餮犬，犬斃。乃謂嫗曰：「爾婦之冤，我能代申，爾姑待之可也。」嫗不解所謂，但合手稱謝而已。公將熟雞裹以旋署，檄邑令及承訊在事各官至，以實告之，眾喁喁相視，若不深信。公隨命呼一大至，飼以雞一饕，果立斃，眾始服罪。命人往搜架上，得一蠅，長四寸許，蓋所縋之絲即是物也。公乃以實入告，自請議處，邑令以誣擬罪論抵，餘各議罰有差。又請以賢孝旌某氏婦，以義士旌十郎，各建坊以慰冤魂；嫗著地方有司伏恤，以終餘年。制曰：「可。」此獄幸賴中丞之賢，卒得暴白。向使幕賓因居停來問，一經詰駁，斷不致令賢婦義士抱屈九泉。觀其暮夜叩門索命一節，洵屬快事。可不慎歟！可不慎歟！

里乘子曰：某氏子之獄，巡撫某公疑問幕賓，向使幕賓聞公之言，細意重究，未嘗不可覆盆得雪；乃貪戀手談，漫應了事，致使含冤地下者暮夜前來索命。彼鬼所責之語，句句中的，幕賓雖有百喙，不能置辯。鬼念其孝心，寬貸一月，得以歸正首邱，誠為僥倖之至。竊惟吾儒讀書讀律，出膺民社，折獄一事，切不可自恃精明，稍事疏忽。先賢曾子有言：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是得其情者尚當哀矜，況未必盡得其情者乎！《書》曰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」又云：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此數語與曾子之言，實可互相發明。凡司刑名者，皆當時存方寸，則子惠元元，造福無量矣！

媚鄉

巢縣富室某翁，五十無子，惟一女，名媚鄉，美而慧。年十四，猶延師教之讀書，諸子百家，過目輒了了。翁夫婦皆鍾愛之，凡泉刀出納，皆歸經理。每晚讀罷，紀綱僕魚貫而入，屏息立左右白事畢，先後呈簿請會計，女耳聽目察，口咨手畫，無毫釐差謬。眾咸敬畏，不敢稍欺。翁嘗曰：「古云：生女雖遜男，慰情良勝無。若我媚鄉，正恐男子中亦未易多觀也。」初，鄰舍某秀才，有子曰恂生，長女一歲。髮齡即與女同學，齒相若，情亦極相親，丰姿穎悟，亦甚相埒。見者皆歎為天然嘉耦，翁夫婦亦以為然，但以貧故，未之許也。一日，師飯後來塾，見女被人殺死地上，大驚，急呼翁夫婦至。驗之，女下體衣裾褪私處，傷痕狼藉，血流至踝，審是強姦迫殺。翁夫婦睹此情狀，慟徹於心。疑必恂生所為，遂指名訟之官，並賄求必以恂生議抵而甘心焉。邑令某公，健吏也。既受翁賄，又默自因事揣情，亦不甚徑庭，遂將恂生嚴刑敲楚，迫勒具供，以逼奸致殺，加等坐抵。師以約束不嚴，失察釀禍，議流二千里。某秀才僅此一子，雖心知其冤，以家貧無力營救，況素性懦弱，但坐視其誣受大辟而已。師故邑名諸生，流至閩省，士林中憐其非罪，又仰其文名，故多樂與之游。會尚書某公予告在籍，欲延名師，以課其公子，選閱多人，都不當意。

或以師薦，尚書命取平日所為制藝讀之，大為贊賞。聘幣相延，極稱契合。師適需理髮，命呼整容匠至。甫入戶，瞥見師，踉蹌返走。師甚詫異，以其面熟，猝難省憶，以叩公子。云：「比來待詔，乃師鄉人，不知何以見師返走。」師聞為鄉人，頓覺省悟，乃瞿然曰：「是矣，陷我於此者，殆即此賊也。」蓋此匠本與富翁同里，幼即出入其家。彼日亦因將為師理髮來塾，見惟媚鄉在此作書，更無他人，不禁頓起淫心，強拉求歡。撐拒間恐女聲喊，恰有一切書刀，遂按而剉之，懷刀而奔。又恐獄終及己，乃逃亡。轉徙至閩，不圖忽與師遇，深慮行蹤敗露，故心虛情怯，猝見師，急欲迴避。師初固料不及此，今見其形跡可疑，因憶此獄初興時，彼便無故亡去，安知不畏罪而遁？爰以情告尚書，拘送有司，果一械盡吐其實。閩撫以師無罪，具文咨准開復。並將整容匠解解回籍，訊實定罪。此獄已越六七年，某秀才正以癰子臥病，忽師歸，述知此事，大喜，沉痾頓減。謀與師聯名上控，務求昭雪。時前邑令已薦擢郡守，奉准公文，情知錯誤，又聞師與秀才將謀上控，恐不利於己，乃倩人關說，以重資啖二人，求罷控。初固不許，既念死者不能復生，又貪重資，遂不復控。惟將整容匠瘐死獄中。

里乘子曰：向聞此縣令由翰林出膺民社，素號健吏，此獄以賄故，不肯詳察，鍛鍊坐抵，致使無辜儒童含冤地下，可謂憯極。然天道之巧，其師議流，不於他處而在閩省，俾與真犯相遇，事越六七年，卒使覆盆得雪，誠屬快事。惟師與某秀才，但貪重資，不肯聯名上控，不然縣令雖擢郡守，焉能逃罪哉！

清苑縣某氏女

直隸清苑縣，有兄弟伯仲析爨而居者。仲無行，遺產蕩盡，賴伯友愛，時贖濟之。伯年逾五旬，僅一子，弱冠娶某氏女，逮好甚敦。會仲妻以急遁，詣伯求助。伯子暮從市中歸，腹苦饑，某氏女方晚炊，伯子遽索蔬飯食之，七竅血暴湧，逾時頓卒。某氏女惶恐失措，奔告伯夫婦，相持慟哭，幾不欲生。仲妻瞪目旁哭，厲聲曰：「伯年半百，僅此一脈，今無辜暴死，某氏女不能辭其咎矣！若置不究，其如死者何！予夫婦忝期服親，決不稍貸也！」歸訴於仲，遂偕伯夫婦共鳴之官，直控某氏女毒死親夫。官使伍伯驗之，確係服毒致死，乃嚴刑榜訊。某氏女荏弱，不能耐五木，遂誣服因奸起見，並指某甲為姦夫。某甲故中表親，讀書雖未成，而素行不苟。拘至，畏刑，亦直承不敢置辨。爰書已定，將付大辟矣。適納近堂制軍移節總督直隸，慮囚至此案，疑其不實，欲平反之。明府某公者，健吏也，聽訟為一時之冠。因公晉省謁制軍，訥公告以此獄，命為平反。明府以案逾三年之久，業經多官研訊，又係大辟，不敢承鞫。訥公怒讓之曰：「君久膺民社，素著循聲，若不昭晰此案，是視人命如草菅。似此畏難規避，吾將以白簡劾之，勿謂老夫無情也！」明府不得已，細核歷年案牘，幾厚盈尺。觀其屢斷屢翻，其中情詞實有可疑，爰命拘集在案諸人，隔別細研。見某氏女與某甲均辭氣溫和，不類殺人者，益信其冤。又訊伯夫婦，僉謂某氏女入門後，事舅姑甚孝，夫婦亦曾無詬誶，且未見某甲往來，是非有無，不敢臆斷。訊至仲妻，則厲聲哭罵，謂賤婢以奸斬伯氏之嗣，不付大辟，不足以服死者云云，詞色悍暴，殊非良善。明府諦審久之，忽拍案叱謂仲妻曰：「下毒者非他人，即汝是也！汝毒猶子，奈何誣某氏女乎？」仲妻失色，極口叫屈。明府怒命嚴刑拷之，不肯遽服。時方冬月，白日映訊至漏三下，猶未吐實。夜半，忽陰風慘栗，屋瓦飛鳴，滿堂燈燭幽綠如螢，眾見一大蜈蚣，長二尺許，蜿蜒由戶外馳入仲妻禪中。群詫為異事，急命禪搜之，不得。明府知為冤鬼作祟，益命加刑。仲妻知不可掩，乃盡吐其實。蓋仲妻久欲吞伯產，每至伯家，必懷砒少許，伺隙投之，恰值某氏女晚飲，睜其無人，遂潛下焉。固欲酖伯一家，及伯子以饑先服斃命，遂乘機嫁禍某氏女，亦計之至得也。至此吐實，始共頌制軍慮囚之神，且歎明府不愧為老吏斷獄。或請於明府曰：「公何以知為仲妻也？」明府笑曰：「是不難，要在聽訟者留心察言觀色耳。彼姑舅且不敢臆斷，而仲妻竟敢直聲其罪，令人可疑；況其日適至伯家，更露破綻。姑試恐喝，不謂竟成信讞也。」爰以仲妻抵罪；又以某甲無辜株連，遂以某氏女妻之，並嗣為伯後。

里乘子曰：此獄據舅姑供稱，某氏女入門後，事舅姑甚孝，夫婦亦曾無詬誶，且未見某甲往來，是非有無，不敢臆斷，而訊及仲妻，則厲聲哭罵，竟敢促付大辟，揣情察理，原有破綻可尋，惜粗心人不能細意領會。一經健吏聽斷，便難掩飾。「察言觀色」四字，的是聽訟要訣。吾願為民父母者，凡遇折獄，皆當以明府某公為法；然非制軍，則明府雖有才亦不肯用，尤願為大府者，慮囚當以制軍為法也。

杜有美

太原諸生杜堅，字子密。世席厚資，藏書甚富。壯年生一子，命名有美，字小甫。杜有妹，嫁同里諸生盧某，家亦小阜，有女名慧娟，與有美同月生。杜妻鄭，與妹極相得，以故，妹時歸寧，小兒女常易乳而哺，相愛各不啻己出。既齒日長，容貌都美，情亦日親。年已十三，俱未婚配。凡為有美執柯者，鄭意在慧娟，悉卻之；試商之妹，亦首肯，歸以告盧。盧素迂拘，以有內戚嫌，殊不以為可。妹讓之曰：「腐儒，何太不脫頭巾氣！只許我杜家人嫁汝，不准汝盧家人嫁還我家耶？況我姪殊不惡，亦未必有玷汝女！我業已許之矣。生女當由母作主，勿預父事，汝休得過問！」盧大怒曰：「汝何太不通道理？古云：女子三從，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我一息尚在，不惟慧娟當從父命，即汝亦當從夫命。今我不肯締婿，汝焉敢擅專耶！」夫妻反唇相稽，幾至反目。初，杜妹歸寧，每攜慧娟與俱，自議婚後，盧不許慧娟再往。有美偶來省視，亦不許慧娟相見，中表從此路人矣。有美與慧娟，一經睽隔，思慕甚殷。荏苒倏逾兩年，情竇俱開，益難為情，而兩地相思，只可自憐，各不能掬心相示。有美無可奈何，倩畫師寫《太真獻鏡圖》，自題一詩云：「狡獪溫郎絕世才，風流不厭自為媒。三生幸遇金閨彥，一笑親陳玉鏡台。」將畫與詩，賄某嫗密付慧娟求題，以察其意。慧娟正苦思有美，不知可否同心，見畫與詩，喜感交並，爰拈筆端楷題一絕於軸末，以答其意。曰：「兩地相思兩不知，玉台一獻當紅絲。老奴伎倆何難料？請待良宵卻扇時。」題畢，仍倩某嫗攜歸有美。有美見詩狂喜，朝夕焚香披誦，如獲異寶。由是兩心遙遙相印，各以嫁娶自誓。惟苦不得遂，不覺懨懨俱病，醫藥罔效。杜夫妻與妹皆知兩人致病之由，籌有以破盧之執。妹曰：「腐儒，外固而內慈，非以計劫之不可。兄嫂有無慮，我自有以報命。」杜夫妻大喜拜謝，並求速為玉成，妹諾之。盧固鍾愛慧娟，見其病甚綿惓，實深愁憂。會杜妹歸，盧問有美病狀如何，妹怒答曰：「殆不起矣，何勞汝問！」盧歎曰：「我正慮慧兒疾革，不謂汝姪亦爾！」妹白眼相視，詆之曰：「一雙好兒女，皆為汝殺卻！夫復何說！」盧驚問：「何謂也？」妹唾其面曰：「老物尚夢夢耶！若自幼哺同乳，寢同席；比長，相親相愛，此人情也。既知親愛，則必欲偕伉儷，以圖永好，此尤人情之常也。聖人制禮，尚緣人情，偏汝老物，拘執成見，竟不曲體人情耶？自汝拒婚後，若即俱病，病且日劇，殆皆不起。我實不忍仰息見若俱死，請先自剄於君前，泉下當撮合若仍成嘉耦，以償夙願。老物又將奈何耶！」言畢，袖出匕首，長尺有咫，瑩然如雪，擲置案頭，錚錚有聲。指謂盧曰：「我兩人結縭廿載，請從此別！」盧瞪視良久，曰：「卿且少安毋躁，容再商議。」曰：「我志已決，復何商議！」曰：「然則允若婚配，卿可不死否？」杜妹笑曰：「果爾，若疾當已，我又何必求死？」盧曰：「如卿所言。卿重母黨，嘗自譽其姪；我本俗人，不喜白衣女婿。必俟汝姪讀書成名，方准親迎，可乎？」杜妹笑曰：「有何不可？吾姪喜如所願，必能刻志用功，又何患不成名耶？」盧曰：「若是，汝可歸告兄嫂，速遣冰人來，當遵前命。」杜妹乃袖刀而藏。翌日，歸告兄嫂，大喜，遂委禽焉。兩小聞之，疾俱若失。有美果下帷攻苦，歲試，補博士弟子員；越歲，食餼秋闈，一戰捷於鄉。杜妹聞報，喜曰：「若今可以親迎矣。」盧猶欲待禮闈後

再議，杜妹抵之曰：「汝始終不免固執！科名遲早難定，吾姪鄉薦已屬僥倖，人生能得幾回僥倖？青春幾何，何忍令其孤負耶！」盧不得已，准其親迎。杜夫妻大喜，遂涓吉為兩人畢姻。同里有周生、韋生者，皆名諸生。以杜藏書多，皆襍被下榻其家，與有美同窗肄業，意氣相得。周生是科亦登副車，情誼益洽。吉期當九月下旬，杪秋天氣，已涼未寒。屆期，周生竊語韋生曰：「有美與慧娟天生嘉耦，得諧琴瑟，煞費周折，當此良辰定情，不知若何歡洽。我兩人當設法偵聽，以快所聞。」韋曰：「唯唯，是不難，青廬上是藏書之樓，我與爾預伏樓上，大好偵聽。」正竊議間，適有美在屏後聞之，點首匿笑，默籌預防之法。先是，有美之乳母朱嫗，有子曰阿笨，游惰無賴，酷嗜賭博，負輒盜杜家物，典鬻以償賭逋。有美親迎，鋪張務極奢華，慧娟周盧愛女，妝奩亦頗壯觀。杜素惡阿笨行止不端，患其盜物，戒閨者不許入門。阿笨果早萌覬覦之念，以杜家不許入門，心益銜之。是日，新娘

下輿，觀者如堵，阿笨在人叢中，上書樓，計俟人靜，蹈隙行事。漏二下，賓客甫散。有美脫去冠服，將次就寢，驀憶日間周生言——欲覘二人所為，以博一笑，乃躡足輕步上樓。於時，殘月初升，阿笨正憑欄凝眺，有美窺之，以為必是周生，悄從背後出兩手於面，反掩其目。阿笨固強有力，意有美特來，已，既驚且恨，急回身，緊抱有美頸而扼其喉，須臾氣絕，倒臥樓上。時慧娟坐幃中，方命伴嫗出湯沐更衣，見有美躡足上樓，不知何意；俄聞樓上窸窣作響，心甚訝之。阿笨見有美已死，陡起惡念，欲犯慧娟，爰脫衣履塞藏書箱下，將有美短褐，靴襪下自著之，大步下樓，知新娘在幃中，亟吹滅雙燭入幃，遽抱慧娟求歡。慧娟念有美平日溫存，何忽狂暴？況兩人逖好不易，今幸覩面，無數款曲，合當絮訴，何將燭吹滅，得勿有所不嫌耶？心殊不快。阿笨近身，遂極力撐拒。阿笨知難強合，急探手脫去慧娟兩腕纏臂金，並摸索頭上簪珥等物，慧娟益復駭異。適伴嫗秉燭攜湯沐進房，阿笨恐被人窺破形跡，急以袖掩面，奪門越牆而遁。伴嫗不知誰何，大驚，急燃雙燭，拿獲見慧娟披髮汗喘，神魂不定，叩問所以，慧娟備訴頃間情狀。方共詫愕，忽聞樓上欵欵有聲，命伴嫗燭之，則見有美赤身臥樓上，吁息不已，蓋扼喉一時氣絕，須臾氣復流行，故得再生，然暴蘇身體綿軟，猝難起立。伴嫗另取衣履著之，緩緩扶掖下樓，偃臥繡榻，默不一語。慧娟情不能忍，急面腆傍身，低問所苦，有美自指其喉，搖手令其勿語。慧娟莫喻其故，只得怏怏對鏡，綰發添妝以待。延至五更，有美甫能起坐出聲。彼此各述所見，互相慨歎。有美以為素待周生不薄，何竟如此惡作劇？繼念雖劫去釵珥等物，猶幸慧娟不為所欺，又復轉怒為喜。然變出意外，氣血交難驟舒，竟體疼痛，未免良宵虛度矣。是夜客散，周生以中酒酣臥齋中，韋生以周生既醉，遂獨自歸家。及周生酒醒，見韋生已歸，趁月色甚明，亦踉蹌歸家，將出大門，會司閽者起溺，見周生暮夜短衣著靴，倉皇徑去，形跡可疑。詰旦，舉室喧傳昨夜之事，證以司閽所見，僉謂必周生無疑。杜固長者，以慧娟幸不受辱，又不欲暴人之過，遍戒家人，秘勿播揚。不圖盧某聞之，勃然大怒，特造杜面數其諱盜之罪，且言周係名士，所行如此，誠衣冠禽獸。似此澆風不整，轉相效尤，何以為訓！乃具狀訴諸邑宰。邑宰素與周相契，見狀大駭。招周至署，以狀示之。周閱之，駭汗滿面，謂與韋生曾有此說，後各歸家，實無此事。小生雖不肖，亦斷不肯逢場作戲，戕人之生，以圖苟合者，尚祈明公察之。邑宰亦信周決無此事，慰令暫歸。爰使人風示盧某，為周辨誣，欲寢其事。乃盧固執莫解，謂確有左證，復何誣枉？如邑宰左袒周生，便當赴訴大府，以求水落石出。輾轉牽纏，兩年有餘，未敢定讞。亡何，邑宰任滿遷去。新令某公，素號健吏，閱及此牘，反覆細意尋繹。越日，集兩造會審，公一一研訊，拈髯尋思久之，忽有悟。曰：「無論是否周生所為，杜家釵飾等物，固明明有人劫去，且據若曹言，有美赤身臥樓上，短褐靴被其人著去，其人自著衣履必脫藏樓上。搜得衣履，便可昭晰。」乃自率吏役，親往樓上窮搜，果於書箱下索得破衣鞋襪數事，並腰囊內有信一函，閱之，固某某與阿笨招賭書也。公笑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付兩造觀之，始各恍然。亟命拘阿笨來，一訊盡吐其實，周冤以白。遐邇頌神明焉。

里乘子曰：諺云：「好事多磨折。」觀此而益信其言不謬也。夫有美慧娟，天生嘉耦，其為婚配，宜也。不謂盧某固執拒婚，業許婚矣，又必俟成名方准親迎。向使有美遇同梁灝，將奈之何？不遇如羅隱，又將奈之何？所幸一戰而捷，公然准其親迎矣。乃偵聽之謀，肱篋之舉，突而湊合，致使變生意外，虛度良宵。所謂好事多磨折者，竟如是乎？邑宰為周辨誣，第欲顛預了事，憤憤可笑。一經健吏聽斷，是非立見。要之讀律無異讀書，苟能得間，自無不析之義；特患粗心人不肯反覆細意尋繹耳。彼頌神明者，豈有異術哉？

守貞

中州某甲，少失怙恃。弱冠娶妻某氏，伉儷甚敦。甲有族叔在京貿易，因挾薄資往依之，頗有營獲，十年始歸。夫妻久別重逢，情倍親切。晚間滅燭登床，甲縱體入懷，忽狂叫一聲頓絕。某氏大驚，急起火而燭之，則見血流殷席，甲勢已闔割不留餘蒂，竟不能再蘇矣。某氏抱屍大哭，駭懼悲慟，莫測所以。詰旦，親黨鄰舍畢集，互相猜疑，以某氏帷薄素謹，何忽罹此慘變？乃共商議，不得不具狀訴官。官咨諸幕友，謂必因奸謀殺無疑，官然其說。窮詰某氏，備受榜虐，卒不肯承。輾轉年餘，不能定讞，而某氏奄奄一息，尋將瘐死獄中矣。勾越有商先生者，年逾七十，精申韓家言。老游中州，善斷疑獄。官厚聘延至，與議此獄。商閱爰書，再四思忖，固疑某氏冤枉，爰招某氏至，審其舉止溫存，語言和婉，毫無兇悍之態，益疑之。乃屏去左右，諭令某氏：「毋羞毋恐，可將當日床第情形，從直縷述，我當設法為汝雪冤。」某氏見商皤然老者，溫聲和藹，知非輕薄者。聞言，感激垂涕，稽顙有聲，歷將當日床第情形一一從直縷述。商拈髯諦聽，忽然思得一法。諭令某氏歸房，赤體偃臥，毋容腠肭；乃索豬肉少許，切作人勢狀，以鐵鉤貫其中，命接生某嫗將肉塞入某氏陰道中，以覘其變。某嫗如言試之，陰道中果有一物，力銜其肉，如魚吞餌然。急拔出視之，其物長七寸許，竟體黃毛，四足修尾，酷類鼯鼯。始悟某甲變生意外，固是物作祟也。見者無不咋舌稱異，僉曰：「非商先生高見，而某氏之冤終難畢白矣。」或謂此物名守貞，亦名血鱉，嫗婦暮年多有之；他如老處子，比邱尼亦間有之，大率多因曠怨鬱結而成。然究不知出何書，當俟質之博雅者。

褪殼龜

揚州某甲，家頗小康。所蓄雞鴨犬豕等物，無故多亡去，舉家竊竊稱怪，亦姑聽之。忽有遊方丐者過其門，默相其室，卒然問曰：「君家蓄物，頗多亡去不？」甲曰：「然。汝何由知之？」丐冷笑曰：「君禍不遠矣。不亟亟預防，人且難保，何況物乎？」甲駭問：「汝有術可解不？」丐曰：「此妖物作祟，不知伎倆何若，試可乃已。功成，當以錢十千緡犒我作沽酒資；不則勿怨也。」甲曰：「諾。」丐命導其遍相宅中，至廚，見水甕一具，瞪視良久，曰：「殆在是矣。」乃命市豬肉一方，煮半熟，以鐵鉤貫其中，繩係其端，縋柱上。將熟肉置水甕畔，人遙從壁隙窺之。果見甕下一物，聞肉香，探首出，張血口遽銜其肉，鉤掛喉際，痛甚，急縮首欲遁，緣繩縋柱，猝不能脫。丐急出，將物縛住，令甲視之，狀如守宮，長尺有半。丐曰：「此褪殼龜也。厥名曰蜥。」因賀甲曰：「君幸遇我，此物化尚未久，易制；再過年餘，便能變化食人，即非人力所能制。君家將無噍類矣。」甲大驚。因憶家固蓄一大龜，亡去年餘，意即是物所化，試以叩丐，丐曰：「是也。」乃共覓其殼，果於貓竇得之。蓋竇狹殼寬，龜偶入竇，如羝觸藩，猛力向前，遂褪殼化為此物。丐謂：「此殼為化骨妙藥，或去齧齒，或去癰疽腐骨，皆立效，可善藏之。」爰索利刃，將此物剝為肉泥；凡地上血跡，鏟刮淨盡，盛以瓦缶，坎埋深山之中。笑謂甲曰：「小人為君料理盡善，可以高枕無憂矣。」甲喜，款以酒飯，酬錢十千而去。越歲，甲家客作，暑天畏熱，取門支床露宿。詰旦，竟體化為水，惟發獨存。甲大驚，急訴於有司。驗其形跡，茫無端緒，甲坐是係獄，而家業蕩然矣。忽前丐又來，見甲家狀甚蕭條，怪問甲妻，妻告之故。丐自批其頰曰：「此小人之過也。」蓋當日殺此物時，曾有點血濺門上，以不足為患，故未拭去，不謂竟波及客作。亟赴有司，為甲訟冤。試取雞犬置門血跡處，俱化為水。官賞丐者，而出甲於獄。

里乘子曰：此揚州土人為予言之，鑿鑿可據。並謂其殼今尚存藥肆中，惜未一見之也。褪殼龜厥名曰蜥，究不知所出何書。彼丐者不惟有術，且亦博雅，有司賞之，宜也。吾愧丐者矣！

某令

甘肅某令，精明幹練，能伺長官喜怒。嘗有劇盜多名，歷久緝不得，檄某令往捕。乃與長官幕友謀，出資另購七人，申報塞責。長官聽幕友言，遂將七人付諸大辟。某令一日從外歸，忽心如刀割，痛不可忍。俄頃，大叫一聲而卒。某令素嗜飲茶，其鬼忽附妾身曰：「快烹好茶我飲。我近為七人所訴，受刑甚苦，爾曹速焚紙錢，以濟我用，多多益善。」又囑妻妾等應如何奉養老母，如何教育諸子，所遺官資應如何經營生活。一一處分畢，便以手拊胸歎曰：「我今日悔之晚矣。」眾審其聲音、言笑、舉止，固宛然某令也。少選鬼去，妾蘇，問之茫然。後有扶鸞者降壇，係已故謝明府。謝固忠厚長者，沙書：「陰曹以我生前為人正直，命作此方土地。近為某令七人一案，日在城隍廟訊辦，頗甚勞形。」人問：「公素與某令同寅，能賜袒護否？」曰：「陰律不比陽世，絲毫不敢徇情。不但某令，恐將來某幕友亦要到案對質也。」此吾邑張德昭在甘肅所目見，為予言之，並云：「現某幕友已漸頹敝矣。」

里乘子曰：觀某令之鬼以手拊胸歎曰：「我今日悔之晚矣。」嗟乎！千古權臣猾吏及一切小人，到撒手時，大都同不免有此一歎，惜乎當勢熾炙手時，皆夢夢而不自覺耳！孽海茫茫，不早回頭，雖悔何益？

孫明府

山右孫翹江明府，一字蘭皋，以進士為直隸肅寧縣令。元旦，各廟拈香回，道遇女鬼，從至署內，聲言索命。且謂明府前世亦姓孫，宰肅寧，女為強暴所污，堂判和姦，致女羞忿投環死。係某年月事，尚有舊牘可稽也。明府命吏稽舊牘，果有此案，官果姓孫，大駭，乃牒城隍，詰問：「既係前世冤，何以遲至今世甫報？」越日，明府夢城隍傳諭云：「汝前世甚孝，且居官甚好，再世故復以甲科來宰是邑，鬼何敢報？今汝政聲頓毅，鬼得乘間而入，汝何尤焉？」明府知冤難解，不得已，向鬼乞憐。鬼不肯，再三哀之，鬼曰：「雖貸汝命，亦不容汝在此作宰！」明府無奈，乃上其事於大府。時藩陽琦侯為直隸總督，檄保定守熊公往詢，鬼附明府身，歷歷訴冤。守覆命，琦侯異之，為抗疏暴白其事，改孫校官回籍。此道光十六年事。葛菊人、史仲皋皆能言之。

里乘子曰：後閱福建梁敬叔筆記亦載此，則舊案在乾隆五十一年。孫前世姓黃。保定守熊公名守謙，字虛谷。或曰河間守。

倪公春岩

倪公春岩廷謨，由進士出宰吾皖潛山縣。廉明公正，四民愛戴，皆呼之曰「倪青天」。公嘗於冬月有事至鄉，忽有蠅成群飛繞輿前，左右揮之不去。意時方苦寒，那得有此？得勿冤鬼作祟耶？因默祝如有冤屈，蠅當導我為之伸冤。祝畢，蠅果群飛前導，不里許，路過一山，旋風驟起，將群蠅捲入山中。公急命停輿，自徒行入山跡之，步上山凹，見一墳新築，濕土未燥，群蠅棲集其上，心益驚異。比呼亭長問，知為前村某甲新塚。問：「甲年幾何？向作何生業？何疾而死？家中尚有何人？」亭長對謂：「甲年二十許，係病瘵而死。」又問：「甲妻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小人不知，大約與甲齒相若耳。」公點首尋思，乃命輿徑至甲家，直升其堂，召其妻出見問話。甲妻某氏，聞公至，大驚，急毀妝奩齊出拜，伏地乾泣。公見某氏態度妖蕩，知非善類，乃厲聲謂曰：「我至汝家非為別事，緣昨夜夢見汝夫，赤身喋血，踞我床前，訴稱被汝所害，橫遭慘死，哭求伸冤。汝知之乎？」某氏聞公言，急起趨入屏風後，與公抗辯，硬語牴牾。公見其暴悍，益信其必非良善。即召其族長並左右鄰至，一一研詰，所對大略與亭長相同，再四鉤稽，茫無端緒。公心終不釋，乃執意開墓啟棺檢驗，以決其疑。僉謂關係甚重，倘檢驗無據，恐於公多有不利。公笑曰：「我以窮措大，僥倖弋獲科第，忝膺民社，如遇冤獄，不為伸理，其何以為民父母乎？我意已決，如檢驗無據，甘心坐罪，雖粉身勿悔也。」詰旦，乃率領族長、左右鄰等，登山開墓啟棺。甲屍以天寒絲毫未曾腐壞，伍伯承公意旨，由首而足，由腹而背，細意檢驗，竟無微傷，惟骨瘦如柴，確係病瘵而死，公無奈何，只得仍命蓋棺封墓。某氏大聲謂曰：「公以莫須有之言，開人之墓，啟人之棺，翻覆人之屍骨，死者何辜，遭此屠毒！既啟棺而又欲蓋之，既開墓而又欲封之，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！」公笑謝曰：「汝言良是，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，甘任其罪矣。死者無辜，而令其暴露，是益重吾之罪也。吾何忍焉！」卒命蓋棺封墓而去。公已具文上請，復自踵謁大府，面陳梗概。大府素重公之為人，此舉殊怪公孟浪，例應登諸白簡，難以袒救。公請展限三月，當密加訪察，如真不得確耗，甘罪無悔。大府許之。公旋任，路經城隍廟，式輿默祝，祈神示夢。夜果夢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青草一盆，驚寤，不解所謂。乃易服，貌為卜人，至鄉訪察。日晡，見一漁人垂釣河濱，就而問路。漁人戲謂：「先生善卜，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若干，當作東道主，不則此處苦無逆旅，恐棲止無所也。」公信口戲答曰：「卜汝連得三魚，計重五斤有餘。一尾烹以款客，兩尾兌錢行沽。」果連得一鯉一魴一鯽，鮮美可愛。漁人大喜，笑曰：「先生其神仙耶？何言之驗也。寒捨不遠，敢請祝駕。」公笑從之。不半里，至其家，茅屋數椽，一老嫗當門而坐，笑問漁人：「歸何早也？」漁人笑曰：「兒幸遇神仙，卜應連得三魚，果然。」因將鯉付嫗，請烹以待客。又笑謂公曰：「此老母也，幸尚強健。年八十有二矣，齒目俱幸無損，惟重聽耳。」因請公少坐，自攜兩魚，就鄰翁兌稔酒一大瓶而歸。老嫗烹魚已熟，漁人請公南向坐，老嫗西向坐，自居主位北向坐。老嫗不能飲酒，飯罷獨自歸臥。公與漁人酒量俱豪，薦魚勸飲，意甚相得。公問知漁人姓萬，並問何以當此壯年，尚無妻室？漁人笑曰：「先生謂小人尚壯年耶？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。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，因共以『萬年輕』呼之。自知命薄，不樂有家室，徒以有老母在，不然早已披髮入山矣。」公聞萬年輕三字，頓憶前夢，因笑以言誦之曰：「君何言之激也。我相汝大運將至，如娶妻，當連得二子，老福甚隆，慎毋自棄。」時漁人酒已微醺，益復忘形。聞公言，急搖手曰：「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。娶妻一事，請勿再言。」公笑問何謂，漁人但搖首不語。公曰：「暮夜無人，汝有何意見？告我何害？」漁人歎曰：「先生長者，當不泄語。小人少酷嗜賭，負輒偶作穿窬，藉償賭債。以俱罹法網，輟而改業。昨醉後，有友邀賭，大負，不得已，聊作馮婦。稔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，久病臥床，尚易為計。時夜漏三下，甲宅僕嫗俱已睡熟，萬籟寂然，予由屋一躍至地，見甲房燈尚未息，姑伏窗窺之，乃不窺則已，窺之真令人駭然也。」公問：「如何？」漁人又搖首不語。公曰：「言之矣，復何囁嚅為也！」漁人復堅厲曰：「先生必無泄語，乃敢畢其詞。」公正色指天信誓：「必不泄語。」漁人乃謂：「小人伏窗潛窺，但聽病者臥床呻吟，其妻側坐床前，默默若有所思，忽起身挑燈燃燭，向床後招手，一男子輕步而出，兩人附耳小語。其妻出綢一匹，登床將甲口纏閉。兩人又將甲縛伏行床，褫褲露尻。啟盥出一小蛇，將蛇首納入竹管，以竹管對尻，取香火炙蛇尾，蛇負痛由谷道竄入腹中，聞甲大喘一聲，其氣遂絕。兩人相視而笑，復解甲縛，扛置床上。小人慘不忍睹，復一躍上屋，恨恨而返。至今思之，怒髮猶為上指也。先生試思，娶妻如此，有何恩愛？豈非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耶！」公曰：「甲如此慘死，其親疏豈無一人肯為伸冤耶？」漁人歎曰：「甲雖慘死，身無微傷，何由伸冤？昨聞甲鬼托夢求倪青天伸冤，倪公開墓啟棺，檢驗無傷，將來不惟去官，並有餘罪，此真抱屈也！」公笑曰：「汝何不投官自首？當得重賞。」漁人搖手曰：「否否，倪青天最惡穿窬，如言不見信，不惟無賞，恐反受罰，不如安分緘口為妙。」公又笑曰：「我相汝晚福甚隆，即此未嘗不是機緣，汝其圖之。」漁人搖首不語。詰旦，公與漁人作別。返署，急遣人拘萬年輕至。公招至記室，兩人戰兢伏地，不敢仰視。公拈髯笑曰：「汝第舉首，尚識卜人否？」漁人仰視公，急叩首曰：「小人死罪，求公見恕。」公笑慰之曰：「我不汝罪，汝其毋恐。某甲之冤，汝肯為具控，不吝厚賞也。」漁人叩首答曰：「謹從尊命，謹從尊命。」乃具詞控訴。公立飛簽拘某氏，並族長、左右鄰至。令漁人與某氏對質，某氏猶強辯不已。公謂非再檢驗不可，比具文上達，並敘入萬年輕之詞。爰重率眾登山，開墓啟棺。時交仲春，甲屍已潰爛，臟腑畢見，腸中死蛇猶存。公令某氏觀之，某氏猶不肯承。公怒甚，叱鞭其背，某氏嬌不勝刑，乃吐其實。初，某甲得疾，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。甲疾日劇，某氏料不能起，遂與表兄有私，計甲死當據其產，永為夫婦。甲雖綿悞床蓐，一息猝難遽絕。適見丐者蓄有小蛇，二人有觸於心，以百錢購得，而致甲命。死果無傷可驗，智亦巧矣。自是，甲冤既白，某氏凌遲處死，其中表兄亦立斬以殉。公又命族長擇族中子姪，立為甲嗣，以延血食。遐邇聞之，無不稱快。公感城隍示夢，刑牲致祭以酬之。又以此事非萬年輕莫白，且嘉其孝，乃召母子至署，為萬娶妻生子；給錢小作貿易，俾溫飽以終身焉。

里乘子曰：公自筮仕吾皖，歷宰劇邑，所斷奇獄甚多，皖人至今猶津津樂道之。其最著者，莫如某甲之獄。好事者已譜入傳奇，播之管弦矣。偶閱《蝶階外史》，載黎襄勤公世序宰江西時，曾雪冤獄，與此相類。顧同一用蛇致命，此由谷道竄入腹中，彼由口竄入腹中，為小異耳。

張船山先生訊盜

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，以翰林出守萊州，恃才傲上，上官以先生才望素著，皆優容之。會長白某公巡撫山東，先生來謁，公謂其無禮，心甚嫌之。語方伯曰：「萊州張守，書生結習未除。太守為一郡表率，渠能勝任耶？」方伯固與先生齊年契好，為之說曰：「張守雖係書生，聞尚不誤民事。」時有劇盜桀驁狙詐，屢斷屢翻，承訊官皆莫可如何。公冷笑謂方伯曰：「君謂張守不誤民事，如某盜，渠能定讞，當即令其旋任；否則，予將登諸白簡，莫怪老夫無情也。」方伯唯唯。出語先生，問：「君能定讞否？」先生笑曰：「有何不能。」方伯大喜。商諸廉訪，即延先生至臬署訊盜。僉問：「先生計幾日可以了結？」先生笑曰：「此細事耳，三日足矣。」又問：「需用何刑？」先生笑曰：「刑具俟用時再議。所最要者，金華極精幹脯一大盤，紹興佳釀一大甕，藉此

助舌鋒，斷不可少。」僉笑曰：「諾。」翌辰，先生至臬署客廳，箕坐炕上。幾置金華精幹脯一大盤，階下置紹興佳釀一大甕，一僮扇爐暖酒，一僮執壺侍側，一書吏在旁錄供。呼盜踞膝前，先生左手把杯，右手翻閱案牘，而問盜曰：「汝郟城人耶？」盜對曰：「然。」「汝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三十有七矣。」「汝居鄉乎？居城乎？」曰：「居城。」「汝有父母乎？」曰：「小人不幸，父母俱亡矣。」「汝有兄弟乎？」曰：「兄弟三人，小人其長也。」「汝有妻子乎？」曰：「小人有二子，長年十八，能獵獸矣；幼年十三，尚未能獵獸也。」「汝家何業也？」曰：「無所事事也。」斯時，方伯與廉訪諸公俱在屏後竊聽，以先生素工言語，必能摘奸發覆，不料所問皆瑣瑣細事，殊與原案無涉，僉相視匿笑。又恐不能了結，無以復某公之命，深以為慮。越日，先生至臬署，又問盜曰：「汝郟城人耶？」盜對曰：「然。」「汝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小人三十有九，明年且四十矣。」「汝居鄉乎？居城乎？」曰：「居鄉。」「汝有父母乎？」曰：「小人父早亡，母已下堂矣。」「汝有兄弟乎？」曰：「兄弟三人，小人其次也。」「汝有妻子乎？」曰：「小有一子一女，皆孩提也。」「汝家何業也？」曰：「薄田數畝，務農為業也。」諸公俱復竊聽，以先生所問與昨無異，益復吃吃匿笑。至第三日，先生至臬署，方伯與廉訪問曰：「君言三日了結，今三日矣，果能了結耶？」先生笑曰：「下官向不打誑語。今日下午，當可了結，公等請無慮也。」因傳諭皂隸人等，預備刑具，聽候結案。先生至客廳，依舊箕坐炕上，以乾脯下酒，呼盜踞膝前。問曰：「汝郟城人耶？」盜對曰：「然。」「汝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去年四十，今又添一歲矣。」「汝居鄉乎？居城乎？」曰：「時而居城，時而居鄉也。」「汝有父母乎？」曰：「小人有母，年逾七十矣。」「汝有兄弟乎？」曰：「小人有兩兄，皆亡故矣。」「汝有妻子乎？」曰：「小人有子，尚呱呱在抱也。」「汝家何業也？」曰：「無田可耕，或漁或樵也。」諸公竊聽，益復相視匿笑，謂先生所問，如老嫗絮語，何能定讞？至日晡後，先生乃命僮取巨觥來，連滿飲三巨觥，命將酒脯撤去，傳集皂隸，準備刑具聽用。先生正色危坐而語盜曰：「今當問及正案矣。我觀案牘，前承訊各官所讞——屬實，汝何屢斷屢翻也？」盜叩首曰：「小人實係負冤，尚求矜察。」先生拍案叱曰：「汝休矣！人謂汝桀驁狂詐，實屬不謬。我與汝絮語三日，皆家常瑣事，汝三日所答，前後迥不相符，瑣事尚如此反覆，況正案耶！汝果從直吐實，尚不愧為好漢，如再敢飾言強辯，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，以證汝之反覆，雖嚴刑處死，亦不為過。汝須自忖，毋自討苦吃也！」盜猶欲強辯，先生叱左右嚴為用刑，斃命勿論。盜急叩頭乞命，情願吐實，誓不再翻。先生大喜，立命畫供，其案遂結。方伯與廉訪諸公在屏後聞之，歎服不置。比覆命某公，公歎曰：「名下固無虛士，不謂張守有才如此。今而後不敢輕量天下士矣！」一時歷下傳為美談云。